

学校里的春节：一位班主任和 50 个孩子的团圆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江昌法

2月20日，大年初四，永州青少年教育训练专门学校（以下简称“永青学校”）的食堂里热气腾腾。案板上摆满了饺子皮和肉馅，姜英围裙上沾着面粉，正手把手教一个男生包饺子。

这是姜英在永青学校过的第五个春节，也是最热闹的一个。

一个多月前，刚斩获湘超冠军的永州足球队走进永青学校，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公益课。那场活动带来的改变像一颗种子，在这个春节悄悄发芽——操场上踢球的身影多了，几个内向的孩子开始在球场上肆意奔跑，孩子们嘴里念叨的从游戏变成了传球、射门。



姜英和学生们一起包饺子。

“留下来陪着他们，年就有了味道”

姜英是黑龙江哈尔滨人，大学毕业后勤留在了湖南。今年35岁的她，已经在永青学校当了五年班主任。她的母亲在湖南永州生活，但姜英已经连续四年没能陪她吃一顿年夜饭。

“我妈总让我先忙工作，忙完了再回去陪她。”姜英说这话时，声音低了下去，“这四年，她没有一年不这么说。”

今年春节，学校300多个孩子留校过年。“我经历过母亲离世，知道想家的滋味。”姜英的母亲去年8月过世，那是她心里最深的痛，“这些孩子也会想家，我怕他们情绪波动太大。”

除夕那天，一个叫李深的男生差点出事。

李深是第三次接受专门教育了。往年春节，在其他专门学校，他都能被接回家，但永青学校是全封闭式管理，春节他被留在

了学校。除夕当天下午，他没跟班级报备，一个人待在宿舍玩。班长点名时发现他不在，后来当着全班同学面骂了他一顿。

姜英找到他时，李深正站在走廊上，眼眶泛红，眼神里满是愤怒和仇恨。

“你心里难受，我知道。”姜英没有急着批评，只是陪他站着，“但你想过没有，班长为什么生气？如果你是他，发现同学不见了，你会不会着急？”

李深不说话，眼泪一滴一滴掉下来。这个春节对他而言格外难熬。姜英等他哭够了，才慢慢跟他讲道理，讲规则，讲换位思考。最后，李深点点头，自己回了教室。

“这个孩子自尊心强，又敏感。”姜英说，“你不能跟他硬来，得先让他感受到，你是真的懂他。”

除夕夜的饭桌上，姜英特意留意李深。他和同桌的男生抢着夹菜，笑得比谁都大声。食堂里，

文艺节目一个接一个，传到谁那儿谁就要模仿一个动作，惹得全场哄笑。电影放的是喜剧片《抓娃娃》，孩子们看得前仰后合。

初一上午打糍粑，下午准备十二大碗的年夜饭，晚上放烟花。初二篮球赛，初三唱歌下棋。每一天，学生们都排得满满当当，过得特别充实。

每年春节，孩子们在守护中长大

姜英今年的感触之所以比往年深，是因为在这里待得越久，越明白这些孩子心里缺的是什么。

让姜英难忘的，是一个叫新月的女孩。

15岁的新月刚被送入学校时，情绪完全崩溃。她出生不久父母离异，极度缺爱的她，将一个社会上的男友视为救命稻草。对方起初对她很好，后来要不到钱，便开始暴力相向。被解救

时，她头上带着凹陷的伤痕，却仍对男友执迷不悔，对将她送来学校的家人恨之入骨。

“我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关我？”这是她哭喊最多的话。入校初期，她用笔尖反复扎自己的手臂，在笔记本上写满偏执的思念，甚至谋划吞食异物以求“外出”。她坚信，世上只有那个男友给过她温暖。

那年春节，新月没能回家。老师们怕她出事，轮流陪着她。姜英把她带在身边，一起包饺子、看春晚。半夜，新月突然哭了，断断续续讲起自己的事。姜英听完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特别理解你，你不是坏，你只是太缺爱了，把他给的一点点好，当成了全部。”

那句话，第一次触动了新月坚硬的外壳。转变是缓慢的，直到有一天，新月在老师鼓励下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，两人泣不成声。

2025年除夕，姜英收到新月的消息：“老师，我找到工作了，

一切都好。谢谢你那年陪我过年。”

在永青学校，像姜英这样的老师还有很多。副校长蒋霞英将国学经典诵读作为每日必修，让孩子们沉心静气；教官们坚持“以心换心”；办公室常备吹风机、糖果、纸巾，天冷了老师们会拿出自己的厚衣服作备用。

今年春节，300多个孩子留校，几乎一半的老师在岗。除夕那天，学校特意安排了直播，让家长能看到孩子的状态。

“专门学校的孩子，大多是被遗忘的群体。”校长郭庚山说，“但春节这几天，我看着老师们放下自己的家，陪在这些孩子身边，看着他们在足球场上慢慢打开自己，我就觉得，这里不是一个‘关孩子’的地方，而是一个‘等孩子回家’的地方。”

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他们要继续陪着这些孩子，走过这个冬天，走向下一个春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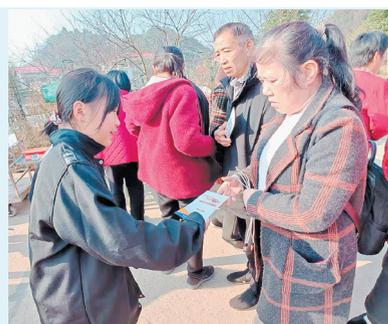
（为保护隐私，学生皆为化名）

袖章上的红火：“少年警队”让每一个孩子被看见

今日女报 / 凤网记者 江昌法

2月22日，大年初六，娄底市娄星区蛇形山镇秋湖村的村口洋溢着浓浓的热闹氛围。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孩子格外引人注目，队伍最前端，12岁的谢梓晨尤为耀眼。她眼睛笑起来如同弯弯的月牙，正扯着嗓子全情投入地念着顺口溜：“毒品危害千万家，莫拿青春赌明天……”

看到这一幕，路过的老奶奶竖起大拇指，感慨道：“这丫头，以前见人就躲，现在都成了咱村的‘小喇叭’啦！”谢梓晨的这一蜕变，缘于秋湖村一个独具特色的“少年警队”——它不仅为40%的留守儿童提供了安全守护，更让他们在爱与被看见中，找到了成长的方向和生命的价值。



谢梓晨在参加禁毒宣传。

从“角落女孩”到“村里小卫士”

今年春节，谢梓晨的妈妈回来了。厂里多放的几天假让她能赶在除夕前回到秋湖村。然而，让妈妈倍感惊喜的是，女儿不再像以往那样总是躲在屋里，而是戴着红袖章，天天和少年警队的队友们一起外出执勤、宣传。

一年前的谢梓晨，完全是另一番模样。

父母离异后，她便跟着奶奶生活。奶奶整日忙于农活，无暇顾及她。直到有一天，远在外地的妈妈察觉到了她的异常，拨通了村支书胡少敏的电话。“让她来少年警队吧。”胡少敏想到了这个刚成立不久的队伍。

初入警队时，谢梓晨总是

缩在最后面，训练时站在队尾，集合时躲在人群后。带队老师发现她字迹工整，画画也颇具天赋，便让她负责画安全手抄报。她画了一幅防溺水为主题的手抄报，胡少敏看到后，骄傲地将它张贴在了村委会墙上。第二天，谢梓晨路过时，一位老奶奶拉住她，问道：“这画是你画的？给我讲讲，池塘为啥不能去？”她结结巴巴地讲完，老奶奶拍拍她的手说：“好孩子，奶奶记住了。”那一刻，谢梓晨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有用的，是被人需要的。

从那以后，谢梓晨仿佛换了一个人。课间安全值守时，她会细心提醒低年级同学“别跑太快”；村里举办“祖孙安全课”，

她给老人念防诈骗口诀，声音清晰、态度认真。胡少敏时常把她叫到家里，为她做美味的鸡腿，还鼓励她：“你画得好，讲得也好，咱村的人都认得你了。”

今年春节期间，谢梓晨格外忙碌。除了日常宣传工作，她还带着队友们编排了一个防诈骗小品，准备在元宵节为村里的乡亲们演出。

小警队照亮乡村大未来

谢梓晨的故事，在秋湖村并非个例。这个村子里，40%的孩子是留守儿童。他们有的父母在外打工，有的身处单亲家庭。村“两委”在摸排中发现，这些孩子不仅安全意识薄弱，还自卑、内向、缺少关爱。

针对这些普遍出现的问题，2023年，秋湖村少年警队成立了。

“少年警队”没有过多严肃的规矩，由村“两委”牵头，学校配合，家长参与，娄底市关工委捐赠队服、提供急救包，还联系湖南警察学院的专家进行培训。少年警队设置了安全宣传岗、隐患排查岗、敬老服务岗等岗位，每个孩子都能找到自己的职责。

“我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想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需要。”胡少敏真诚地说。效果比预想的要好。32个困境孩子入队后，村里老师反馈，100%的孩子变得更愿意与人交流，80%以上的孩子成绩有所提升。

“本来是想帮孩子，没想到把整个村的风气都带好了。”胡

少敏感慨道。如今村里举办活动一呼百应，比以往热闹了许多，处处洋溢着温暖与活力。

正月初六这天，少年警队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防诈和禁毒宣传活动。孩子们举着小喇叭，在村口一字排开，用方言给来往的村民念顺口溜。不少返乡的家长也站在旁边帮忙——有的举手机拍照，有的给孩子们递热水。

“少年警队最大的价值，不是教会孩子多少安全知识，而是让这些原本自卑、孤僻的孩子，在集体中找到归属感，在服务他人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。”胡少敏说。

阳光下，胡少敏拍了拍谢梓晨的肩膀：“少年强则国强，你们强，秋湖村就有希望。”